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留守儿童困境与社工服务策略探究

潘佳慧, 熊顺聪

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 柳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0日

摘要

留守儿童, 是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背景下, 因城乡户籍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而催生的社会群体, 其成长困境一直备受社会关注。过去一些干预实践往往更侧重物质帮扶, 对孩子因为亲子分离而产生的情感需求回应得不够。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框架, 聚焦留守儿童在情感支持上的供需矛盾, 并从关系建立、小组互助、社区整合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工作干预策略, 旨在为构建需求导向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留守儿童, 社会支持理论, 情感支持, 社会工作干预

Exploration of the Pligh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Social Work Service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Jiahui Pan, Shuncong Xi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Desig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Received: August 3,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0, 2026

Abstract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a special group formed under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have long been a focus of social concern. Past intervention practices often

文章引用: 潘佳慧, 熊顺聪.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留守儿童困境与社工服务策略探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9): 381-387. DOI: 10.12677/ass.2026.159765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material assistance, with insufficient response to the children's emotional needs arising from parent-child separation. Using social support theory as its framework,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emotional support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t proposes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t three levels—relationship building, group mutual aid,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demand-oriented care and service system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 Support Theory, Emotional Support,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深刻改变了中国家庭的结构。受教育政策和经济成本等多重因素限制,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只好将子女留在家乡农村,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围绕留守儿童问题,《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¹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各地也普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关爱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探讨留守儿童情感支持的系统性困境与专业化干预路径,既有理论上的深化空间,也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围绕留守儿童问题,学术界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研究脉络看,国内早期文献主要关注留守状态对儿童学业表现、行为问题与身体健康的影响,多为横断面调查与量化分析。如林燕华在《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初探》[1](2005)中,注意到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儿童因长期托付给老人或亲友代管而产生的教育与管理问题,提出应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入手加以应对,其贡献在于将“留守”从一般性的家庭照护议题推进到心理教育视野;刘芝艳、马江丽则通过对枝江市农村“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调研,形成了《生命难以割舍之亲——关于枝江市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2](2006),为理解该问题的区域差异性提供了经验素材。近年来,国内研究重心逐步转向心理层面,孤独感、自尊、抑郁倾向等议题受到较多讨论,李海燕、胡俊在《农村留守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研究》[3](2026)中提出,“留守幼儿普遍存在情感缺失、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其成因主要源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与亲情陪伴的缺失”;郝晓霞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成因探析及解决策略》[4](2025)则号召要“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一弱势群体上”等。

在对上述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本框架,同时引入依恋理论中“安全基地”的概念和社会资本理论中“关系资源”的视角,尝试对留守儿童情感支持困境进行更细致的机制分析,并以中部某县两个村庄为对象,对10名留守儿童、6名监护人和3名农村教师进行了半结构访谈,旨在为策略讨论提供更贴近实际情况的依据。

2. 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构成与运行现状

2.1. 系统构成

2.1.1. 按监护模式划分

(1) 双亲外出、由祖辈监护的“隔代监护型”,这是当前占比最高的类型。

¹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045947.htm

- (2) 父母一方外出、由另一方监护的“单亲留守型”，其情感支持资源相对充裕但照料压力集中。
- (3) 双亲外出、由其他亲属或邻里代管的“委托监护型”，关系基础较薄弱，情感连接最为脆弱。
- (4) 父母均外出且事实上无人监护的“自我照料型”，数量虽少但风险最集中。

2.1.2. 按发展阶段划分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一法定界定覆盖的年龄跨度很大，而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其情感需求的性质差别不容忽视：

(1) 学前阶段(0~6岁)的儿童，最需要的是身体性的安抚和即时的情绪回应，情感支持主要透过日常照料的温度来传递。

(2) 小学阶段(7~13岁)的儿童开始形成自我评价和同伴关系，被人理解、被人肯定的需求上升。

(3) 初中阶段(13~16岁)则进入自我认同的敏感期，对稳定关系网络的归属感需求最为迫切。

同样一句“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在六岁和十四岁孩子心里激起的感受完全不同。因此，讨论情感支持时，发展阶段是一个不能绕开的变量。

2.2. 运行现状

2.2.1. 非正式支持系统的组成与实际运作

非正式支持是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的首要依托，主要来自父母和祖辈监护人这两类主体。

父母在孩子支持网络里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正常情况下，他们是孩子情感需求的第一回应者，是安全感的稳定来源，也是行为规范最重要的示范者。但在留守情境下，这个功能因为空间分离而大打折扣。10名受访儿童中，有8人表示与父母通话时长通常在五分钟以内，话题集中在学业、健康与生活费用上；而受访的父母监护人则更多地表示在外打工时间紧张，白天基本没有空闲，晚上打电话又怕影响孩子休息，所以通常只能“挑重点说”。由此可见，如今通讯技术普及了，外出务工父母跟子女的联系频率确实有所改善，可沟通内容却呈现出明显的工具化特点。大多数通话围绕着学习成绩、身体健康和生活费，对孩子的情绪状态、人际困扰、内心困惑反倒很少涉及[5]。

祖辈监护是另一支柱。本文调查点的监护人以祖母和外祖母为主，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受年纪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教育观念落后及多忙于农事精力有限等诸多因素影响，多数祖辈监护人表示仅可照料其衣食起居，很难对儿童思想道德、心理健康及学习等方面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这也反映出了祖辈监护人在情感回应上的双重困境，既缺乏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认知，也缺乏与儿童进行深层交流的意愿与技能。代际沟通的困难并非源于不爱，而是源于“想关心但不会关心”的能力缺口。

2.2.2. 正式支持系统的制度安排与服务供给

正式支持系统，是国家和社会层面对留守儿童提供的制度化保障与服务安排，主要包括政策救助、学校关爱和社区服务三个层面。

政策层面，《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把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门的职责做了分工。之后，民政部等部门又陆续出台配套政策，要求各地建好留守儿童信息台账、强制报告和定期探访等制度。这些政策框架为留守儿童保护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重心还是偏向安全监护和基本生活保障，但缺乏对心理健康和情感关怀上细化的工作指引和考核标准。

学校是留守儿童在校期间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在父母缺位情况下最有补位潜力的支持主体。而事实上，乡村学校的情感支持功能受到多重限制：第一，资源配置不足，多数农村学校没有专职心理教师，心理健康课多由班主任兼任；第二，工作重心有偏差，在升学压力下，老师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学科

教学和成绩管理上, 对学生的情绪状态、心理需求关注很有限; 第三, 学校与留守儿童家庭的联系, 更多体现为成绩通报和问题告知, 缺少深入的情感沟通和协同育人的办法。调查点的两所村小均无专职心理教师, 心理健康课程由班主任兼任。其中一位教师表示因要照顾的学生数量较多, 加之需要首先保障学科质量, 因此会存在忽视学生心理问题的现象。这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学校情感支持的运作逻辑, 多为资源约束下的“问题触发式”关注, 而非“需求导向式”的预防性介入。

社区层面的服务供给近些年有所推进。“儿童之家”“童伴之家”等关爱场所的覆盖范围在逐步扩大, 社会工作站也开始在部分乡镇落地。但这些服务设施的可持续运行还面临不少现实困难, 如后续经费和专业人员配备无法接续、自发性社会组织介入往往是项目制与周期性的活动等, 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服务供给[6]。

总的来看, 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呈现出“工具性支持相对充足、情感性支持持续匮乏”的结构特征。这种失衡, 构成了留守儿童心理和社会适应问题的重要发生机制, 也是社会工作干预需要用心去破解的核心议题。

3. 留守儿童情感支持困境的成因分析

3.1. 亲子沟通内容窄化与情感表达不足

亲子沟通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留守儿童情感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尽管智能手机普及后, 外出父母跟子女的联系在技术层面上有所改善, 但沟通内容的丰富性和情感温度并没有同步跟上。相当比例的通话围着学业成绩打转, 对孩子内心的烦恼、兴趣、同伴关系这些跟情感有关的方面涉及得很少。

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内容窄化的沟通模式, 一方面是由于父母受工作强度、自身教育水平限制, 缺少跟子女进行深层交流的意识 and 技巧; 另一方面, 则是留守子女因长期分离产生了心理距离, 慢慢习惯了报喜不报忧, 把真实情感包裹起来。由此可见, 长期的信息筛选和情感抑制, 让亲子之间难以形成安全依恋所必需的开放表达与稳定回应。

3.2. 学校情感支持资源与机制的欠缺

学校在留守儿童情感支持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和实际能力之间, 落差很明显[7]。从资源配置看, 乡村学校普遍面临心理专业师资短缺的结构性困难, 多数学校没配专职心理老师, 难以保证专业训练背景和时间精力的服务质量。

从工作机制看, 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情感关注, 多半是在孩子已经出了明显问题之后, 对更广泛的潜在需求群体缺乏主动识别和预防性的干预。而家校联系又往往偏重于事务性通报, 导致家校协作难以延伸到情感关怀和心理发展的协同层面, 造成学校的情感补位功能无法得到真正释放。

3.3. 留守儿童求助意愿与能力偏低

部分留守儿童群体因长期处在亲子分离的状态, 加上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偏见和标签化评价, 所以往往会在形成了“我不值得被关心”“求助是给人添麻烦”等消极认知, 导致其在遇到困境时, 往往更倾向于自行解决而非向外求助[8]。

另外, 因为缺少有效的求助示范和社交技能训练, 留守儿童对求助渠道的知晓率低, 实际运用求助方式的能力也不够。即使存在一定的支持资源, 也可能因为求助端“沉默”而对不上号, 形成“支持可得却未用”的局面。

4. 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情感支持的策略

4.1. 情感支持分类

“情感支持”本身不是单一维度的概念, 需要将通过内部分析来与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需求形成精

准对应。从支持内容来看, 情感支持至少包含三个可区分的维度。

4.1.1. 情绪性支持

情绪性支持核心在于对儿童情绪状态的识别、接纳与回应。情绪性支持充足的儿童, 遇到委屈和困扰时愿意说出来, 因为他预期自己的感受会被接住; 而情绪性支持长期匮乏的儿童, 往往会发展出情绪压抑或易怒的应对方式, 因为表达既不被回应, 便只能积压或爆发。

4.1.2. 价值性支持

价值性支持指向对儿童自我价值的确认与鼓励。它回答的是“我是否被肯定”的问题。价值性支持不只表现为表扬, 更体现在成人对儿童能力、选择与努力的稳定关注和具体肯定上。价值性支持不足儿童, 容易形成“我不行”“我不重要”的自我认知, 在课堂和同伴关系中表现出退缩与沉默。

4.1.3. 归属感支持

归属感支持核心是让儿童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个稳定、可依靠的关系网络。属感支持并不取决于关系数量的多寡, 而在于是否至少有一段稳定关系让儿童确信“无论怎样, 都有人在意我”。归属感支持缺失的儿童最常见的表现是疏离感与信任困难, 其在形式上身处家庭和班级之中, 却在心理上将自己排除在外。

4.2. 情感支持策略

4.2.1. 以专业关系为基础的个案工作

个案工作, 是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问题的起点, 核心任务是与孩子建立稳定、可信的专业关系, 在此基础上开展心理支持与能力建设。

开展个案工作的前提是建立关系。这是因为, 留守儿童因为长期亲子分离以及可能存在的人际创伤, 对陌生人往往带着警惕和防御。社工在接触初期, 不能急着推进帮扶议程, 而要通过规律的探访、一致的行为和真诚的态度, 慢慢地建立起信任。

在奠定了专业关系基础后, 个案工作的重心需转变为心理赋能。社工可以运用认知行为取向的方法, 帮助孩子识别和检视那些负性的认知模式[9]。比如, 留守儿童在产生“父母不回来是因为我不够好”等消极想法后, 可以引导其进行倾诉, 并同步与孩子共同回忆父母在外辛苦工作的具体事实, 以达到帮助其建立替代性解释的目的。该过程并不是简单地讲道理、说服教育, 而是借助客观事实和逻辑分析, 让孩子自己去调整那些被扭曲的信念。

同时, 社工还要注意发掘孩子的内在资源和外部支持。在个体层面, 用优势视角帮孩子看清自己的特长、兴趣和成功经验, 进而更好地帮孩子梳理身边可用的支持资源, 明确在遇到学习困难、人际冲突、情绪低落等不同问题时可以找谁求助, 并教一些基本的求助表达方式, 提升其对支持网络的利用能力。

4.2.2. 以同伴互助为核心的小组工作

小组组建阶段, 社工要根据成员的年龄、留守类型和核心需求进行筛选匹配, 保证组员之间有一定同质性。同质性的好处是, 成员刚进小组就能很快找到认同感, 减少因差异太大带来的焦虑和疏离。比如, 把同样是由祖辈抚养、性格都比较内向的孩子编进一个组, 他们会更容易找到“跟我一样”的共鸣。

小组工作的深层目标, 是帮留守儿童建构一个可持续的同伴支持网络。这个网络不依赖社工的持续在场, 而是自然地嵌入孩子的日常生活中。跟外部给予的专业帮助相比, 同伴之间自发形成的倾听、陪伴和鼓励, 在随时可得、持续陪伴这点上, 有着独特的优势[10]。

4.2.3. 以资源整合为路径的社区工作

社工在社区工作里, 首先要做好需求评估工作。对此, 可依托入户走访、问卷调查和开座谈会等方

式, 系统摸清辖区内留守儿童的数量分布、家庭状况、核心需求以及现有服务的覆盖盲区。

在此基础上, 社工要发挥资源链接者的专业功能。社区里可调动的资源不少: 民政部门的救助政策和设施经费, 教育部门的学校心理辅导室和师资, 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项目, 社工站的专业服务能力, 志愿者的时间与热情, 还有爱心企业的物资和资金支持。这些资源往往分散在不同条块里, 缺少统一的调度和衔接。从该层面看, 社工的角色更类似于“路由器”功能, 把不同来源的支持信号整合、转介, 将其精准送到最需要的服务对象那里。

社区工作的另一个重点, 是建好多方联动的机制。社工要推动建立起由民政、学校、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 做到信息共享、问题共商、资源共筹。此外, 社工还需借助社区宣传栏、新媒体和开放日等渠道, 传播好留守儿童的正面形象, 慢慢扭转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 营造一个更加接纳和包容的社区环境。

4.3. 策略实施中的现实挑战与伦理风险

上述策略在实际落地中不可能一帆风顺。首先面临的是人力与经费的可持续性问题。专业社工在乡镇层面配置仍然薄弱, 项目制运作使服务随项目周期起落, 儿童刚建立起的信任关系可能因人员流动而再度断裂。其次是个案工作中的伦理张力。介入过程可能触及家庭隐私, 如何在保护儿童最佳利益与尊重家庭边界之间取得平衡, 需要社工具备成熟的伦理判断能力。小组工作中若触及创伤性话题, 缺乏足够创伤知情训练的社工贸然深入, 可能带来二次伤害。

此外, 社区资源整合往往遭遇部门壁垒, 社工的协调者角色在现有行政生态中处于弱势, 联动机制容易流于形式。应对这些挑战, 至少需要在三个层面有所准备: 一是推动服务岗位的常态化配置, 减少对短期项目的依赖; 二是加强社工在儿童保护与创伤知情领域的专项训练; 三是在制度设计中为社工的协调角色预留必要的授权空间, 而非仅靠个人能力硬推。

5. 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情感支持的实践意义

5.1. 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

改善心理健康水平, 是社会工作介入最直接的预期效果。个案工作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安全表达空间, 让他们心里积压的孤独、委屈和恐惧能释放出来、慢慢理清^[11]。认知干预技术则帮孩子建立起更贴近实际的自我评价, 降低“被抛弃感”“不配得感”对心理的侵蚀。

小组工作从社会功能这个维度去补位, 给缺少社交机会的留守儿童创造了一个低风险的练习场。组员在小组里学会发起的对话、接住的反馈、建立的友谊, 都可以平移到日常人际环境里去, 慢慢改善同伴关系的质量和稳定性。

5.2. 弥补家庭情感功能的结构性缺失

社会工作介入家庭系统, 需采取是功能修复策略。在亲子关系层面, 社工可通过个案沟通和家庭工作坊, 帮助外出父母意识到情感回应对于子女成长的重要性, 并根据不同特征制定出具体可操作的个性化建议。

比如, 在通话过程中可有意识地关注孩子内心感受, 采用“我听到你说……我感到……”等共情性强的句式去进行回应; 又如, 社工可为向祖辈监护人宣传一些通俗易懂的科学教养知识等, 在增强家庭情感支持功能的同时, 使家庭分为发挥出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安全基地”作用。

5.3. 推动社区关爱服务的专业化转型

传统的行政体系, 在面对留守儿童这些复杂需求时, 受限于工作方式相对单一、专业能力不足, 往

往难以精准地识别服务对象、有效地设计干预方案。对此, 引入专业社工, 让其通过规范的需求评估、分层级的服务设计和多维度的资源整合, 将原本零散的行政资源, 转化成了有系统、有回应的服务供给。

这种“政府主导、专业运作、多元参与”的协作模式, 不仅可以有效提高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而且能够为基层社会治理从“管控型”转向“服务型”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6. 结语

留守儿童问题, 是一个带着时代烙印的社会议题。在物质保障水平不断改善的今天, 这个群体的核心困境, 已经从“资源匮乏”慢慢转向了“关系断裂”。社会工作的专业回应, 正是以“关系修复”为主线, 通过个案工作的信任建立与认知赋能、小组工作的同伴连接与技能训练、社区工作的资源整合与机制建设, 系统地去干预留守儿童情感支持网络的功能弱化问题, 进而实实在在改善他们的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 [1] 林燕华. 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初探[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5(z1): 201-249.
- [2] 刘芝艳, 马江丽. 生命难以割舍之亲——关于枝江市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J]. 甘肃农业, 2006(2): 67-68.
- [3] 李海燕, 胡俊. 农村留守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研究[J]. 安徽教育科研, 2026(19): 115-117.
- [4] 郝晓霞.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成因探析及解决策略[J]. 知识库, 2025, 41(9): 170-173.
- [5] 田平, 孟王桃, 邢惠子, 等.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乡村留守群体代际互动优化与心理健康干预路径研究[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 39(3): 104-107.
- [6] 温馨. 处境不利儿童亲子共读的实践困境与突围路径——基于“健康故事屋”项目的田野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6.
- [7] 付水英, 邓娟. 社会支持视角下志愿服务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6, 37(8): 184-187.
- [8] 曾栩逸, 杨国辉. 社会支持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感缺失的原因及教育应对[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25, 42(5): 97-103.
- [9] 谷渊博. 需要层次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路径研究[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4(10): 65-69.
- [10] 欧念香. 韧性治理视角下农村困境儿童福利有效供给路径优化研究: 以广西 X 县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2025.
- [11] 蔡蓉, 谭勇华, 赵彩依. 父母情感温暖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孤独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5, 33(2): 362-365.